

淮海集

八





淮海集卷第三十七書



秦觀少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
惟大馬之養是營金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
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此者先人之友喬
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名氏
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於宰
相此古人所以書函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

卷三十七

一

日

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
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
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
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
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
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
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
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爲凡蔣邢茅胙祭之國
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
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具舉吏民効職夷

伏質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遠承
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所
與其功德可謂冠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
養嚴却客踈士固於盛致未可六損然猶區區訪詠發
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尚掛左右之餘論又況盛德尊行
魁竒雋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思天下所謂
盛德尊行魁竒雋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
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
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
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
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
而精微則功名巋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
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
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
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
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
季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

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
爭以口舌申之書牋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
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
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
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
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馱馱驅
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
焉東漢之士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
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妄
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
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
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蹟術足以偶事物之變
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閤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閤下之
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特糟粕
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
備掃洒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
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閤下來守是邦
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
文錄在異卷贊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爲書曰先焉
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

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與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閭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閣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敝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揜事左而身益困每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

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瀆於飢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劔工之惑劔劔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蘆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胸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竊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而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

區方謀繼見而問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
猥賜薦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
亦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爲可信也古
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
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
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匆匆而易
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
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時會問下在告
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追
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問下道德文章爲一

時君子之所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
指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鶩駘蹇服知所趨向不繆於先
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問下某不肖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
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
故分甘委棄不敢輒然於搢紳之門比者不意問下於
遊從之間得其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
私怪以爲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問下之履
馬也竊觀今之士子出我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

人學宮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親故以爲介紹談說道真以爲贊獻善詞令以干謁者俛理色以叩閤人冒汗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袂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閤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贊納不前謁者未嘗知名閤人莫識其面而閤下獨見其骯髒之文以爲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嗚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閤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閤

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聞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間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并近所爲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閤下旣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溉以茂其本根削垢駢以發其光明不間踈賤而教之以書使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閤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去享年而不誠敗所爲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閤下裁之

曾子開書

首接書太虛足下其比過高郵始得兄下姓名於所書
舅氏埋銘中後遊金山遇矣寒師愛其溫粹有文然未

一知與足下善參寥至京久而復見自言與足下遊最舊
指遠有騷人之風且謂且數欣然如獲明珠大驚雖德
非隋侯識非卞和未敢謂能辨之然磊落奇怪動人耳
目固已知其為希世之寶矣他日以示一二同舍皆咨
嗟愛玩然後信其真靈地之珠荆山之璞也方其時雖
未識足下之為也既而辱顧敝廬未及再見而行李已東
繼此非枉書歷叙未嘗相求而相知之意以謂有古人之
風此以相得雖異乎世俗之相求蓋所因者賢也又蒙
示以詩賦文記七篇蓋見文章之富擴而充之何所不
至此又區區竊望足下既相期以古人之誼則疏數淹
滯固未足道也即日且留里中或寓他郡
春寒眠食佳否未獲晤對禱風馳情千萬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

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

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
以爲不然後乃信之蓋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
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
爲溫入心則爲熱入肺則爲清入腎則爲寒入脾則爲
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
偏勝則必有所偏絕黃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
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
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爲子母夫心爲子
腎爲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

火今病本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
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疾其
過也適所以爲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
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決疣潰癰可以忽然一
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觀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
借過當伏增悚懼觀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
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旦蒙
擯絕則內傷先人之明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

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寔深論報無緣愧
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踈加之
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閤下之門由
是無愈之跡矣觀之去門下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遠
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
紹有候門墻希望明公一顧者有相摩跡相接也觀以聲
聞過情深爲同進所忌閉關却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
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
乃知君子之所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踈而易其意
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果不減

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但
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干乞
營繕殆無須臾之閑久不獲進左右之問緣此故也伏
望垂悉幸甚

自承拜命即欲致左右之門屬守將驟易日迫賤事乃
爾後時皇恐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
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
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況如觀者自先舍
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爲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仞
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蚤年擁翬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
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旣事契之久斯宜婚姻之申結
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淮海集卷第三十七



淮海集卷第三十八 記

秦觀少游

御書手詔記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爲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肅遠寨慕家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

三十五

秦卷二十八

二十有二人而錄其脇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皆原之既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爲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耶臣以爲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爲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俞次阜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塵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涌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獻者六人受兩猊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三牛謁者五人受胡輸贖者七人受胡從兩橐駝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爲犀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坐巨蟒上者一人背樹矚山鵲者六人注猱升者仰鳳集者閱麋鹿者各四人俛伏獬者翫舞鶴者各五人擷菡萏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絞衣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洗履者後洗而納履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爲削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旣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

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寸
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
二人贊者三人芒屨擔簦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
人或坐或行或立跣趺款欠杖拄笠負數珠白紵山曲
水隈塗觀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二百二十有三人或坐
或行或立背樓觀馮欄楯據危迫險俛瞰仰睇直視轉
盼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
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
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猊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
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而前謁者十六甲冑推髻
挺劔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
抱經室主茶奩荷策持餅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
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味衣短後隱樹而窺
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
謁驅牛以從載犀象擊篴篥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
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鵠烏龍虎犀象師子馬牛
橐駝蟠蟒戲猊猿猴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為主故號
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豈雖不甚精
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
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

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可成
非率然而爲之決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
畫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辭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
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效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
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致
叙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
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
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

雖類兒嬉而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
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豈君景儒篆其
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
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亦
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
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基布於境
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
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
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
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

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
目焉是豈所謂豈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
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寘
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
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
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
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
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淞江之北風篁嶺

之上竇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
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
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
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
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
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淞江介於吳越之間一
晝一夜清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
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
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脇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
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

脇以虧踈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
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
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
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
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
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爲亭又
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
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
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
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
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
潮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
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
此盍爲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
辨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
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
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
遙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搗得

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
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
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
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子瞻跋尾覽太虛題
名皆余昔時遊行處閉
目想之了然可歎始予與辨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
于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辨才聞余至欲
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
盡當還而余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余謫居黃州
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
日秋潦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
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
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
才有便至高郵亦可以寄太
虛也元豐三年八月六日記

間軒記

秦卷三六

七

劉志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
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
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間軒去軒數十
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
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
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荃蒼蒼而佃橫
清泠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
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
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
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廁麋鹿之遊此精爲君不取也乃爲

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蹠不豎雲爲
雨兮水爲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
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
金兮購奇服撫劍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
枝兮水驚湍雁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夫爲寒四
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間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旣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
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沖老廬於殯側數
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

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髹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
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
下萎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孝士大夫
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徙之不
可時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
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
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
激而外者爲想濁汚而墮者爲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
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
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

凡怪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爲生芝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瑞爲何物已而歎曰竒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怪其語宏博瓌竒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囑余爲記余旣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爲南都教授曼老名康孫

前參海陵軍沖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邀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木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迄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爲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爲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

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爲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號汝南爲名士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眩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爲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蒞雲京師七驛遂爲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以宣布教化而盛德尊行魁竒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

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爲省名郎作時庸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爲汝南和氣之應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與廬于父之墓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元以爲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爲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讓云元祐八年四月吉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一爲主恥言鈞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註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止大其所者如己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人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給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以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

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疏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贏材新驛堦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瘡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群祠雨暘輒應如響晉世益爲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日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於新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

此境盡即其地堂也。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諫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即召伯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蒞官行己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詞記云

勅書獎諭記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發陳蔡穎之間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慄悍善鬪其渠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劫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

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爲囊橐通行飲食捕盜官以故稀復遇間遇之又輒爲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壽都巡檢使與戰不勝其子死之奪仙居縣尉朱記吏卒死傷甚衆旣而引還陳蔡穎之間復擾於是有人合京西南北部使者督捕殺以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渭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借職錢六萬餘黨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詔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不解甲而賊衆詭闕山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旣陰布耳目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謀知其區處而諸皆遠不可遽召於且也今權節度推官翟元衡統所募

兵夜從間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黨
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李曲穢
其衆遯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
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
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猶
未至奏却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頴之間安堵
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勅書獎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
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調和菑害絕息臣於此時幸
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効遽賜褒嘉承命震驚榮懼
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事而并

四

秦卷三十八

十三

劉文

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
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
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
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
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
嫗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
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
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庵眉老僧主之應客

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蓋有道者也又
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
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
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壚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
踰一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
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
皆甃石爲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
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
病浴之輒愈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
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爲湯者衆矣彼汝水驪

山記

卷三十八

古

刺史

山嘗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

關文魚

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僻味
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
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
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
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旣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
功於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
三日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
馳八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
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曠望建業江

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
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巖崿峯岑不可窮竟門
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
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啣其
趾蓋以乳石而鼠家其實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
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阜口呀
而齧露其陬牙橫運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
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閱於龕巖最絕人
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
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

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玄宗夕還惠
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崦中隱者陳生居
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陀前有
小澗洵洵而流藩以齊篠闕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
泛篠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巽嚮而望
自定山轉而西服光晷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轟立
妬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効履焉之下孫
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
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
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

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
居之故蕙有聞者是庵始基已爲賢士大夫所躡及成
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
湯泉之事旣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遊
求仁謁項羽祠飲馭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憩于虛
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
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
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
汲暝春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
勝計嗚戲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來
會于高郵追叙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之
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
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淮海集卷第三十八

淮海集卷第三十九

秦觀少游

俞紫芝字序

余昔游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焉生平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顏紺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爲未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爲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爲宗道人以無

五子

秦卷三十九

列文

本爲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己也不知有己所以失己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己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己己物不二謂之真一夫是謂以有本爲宗天下皆知有僞所以喪真也不知有真所以喪真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僞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僞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爲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

東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笥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說為序贈焉

曹號州詩序

號為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為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曰黎韓文公為屬和於是亭

三十九十七年

卷之三十一

二

列文

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初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幸孰甚焉且其卒章之意欲因其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為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太山則干青雲人不能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號者多矣而劉史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號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號竊

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
守號之樂爲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
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蓋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
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爲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
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間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
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
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
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

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鑿夢幻神
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
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迺與所謂君子之
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
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
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瘡腫是師
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
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
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
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爲駁而吾之駁不爲

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歸于一源吾亦
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捨而不可心待何暇是否信誕之
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爲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
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
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
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旣入
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
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

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
漢已來旣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
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
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
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爲王畿
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
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
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
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
國廣陵郡宋爲南兖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

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充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旣成公又屬某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

登進士第也爲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爲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爲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旣爲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爲盛事以後見爲恥或曰昔之業詩者必竒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而爲世貴重如此何邪竊嘗以爲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富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

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某既以獲覩盛德之事爲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覲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爲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柟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芙蓉之濱可以從事垂月優遊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爲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貳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

蘇所采爲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田於豪奪爲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淫祠分湖之別派覆以締構爲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密空明不復爲人力所敗聞山水閣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歎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况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雜以時秀甲珍牙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禦具舟艦與民共遊而樂之復爲詩以紀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

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
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
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
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
聞其風者可以興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
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
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翛然不見至數浹
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覲逢輒以馬索酒不肯已

三五五

卷之二十九

七

序

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
以爲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
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
爲留數十日余旣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
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
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
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
巷款小扉叱奴使通即自褰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
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
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竒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

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
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樂也
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
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
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
乎子之問也嘗為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
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
樂等物而已矣固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去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
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
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
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蓋有詩以為
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敘遊從本末之迹并以
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
之子侗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諂訕屬吏獄具天
子薄其罪責為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馬
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
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

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度不復以筆硯爲職
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勵晨起入局二悅鹽稅之事唯謹
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交平輒不廢七年
罷還詣東宮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
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
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哀之明
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帝幸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
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
試諸生者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遂
矣守國於時處放逐之中憂妻瘡痍之地乃能自信不

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
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
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於
斯言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言而定國乃以副本
來囑予爲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始擬
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神
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
數月有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各

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
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去余
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
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
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
則又爲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
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
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蕙實臭味之殊也
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爲瑞焉繇是
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
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旣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
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
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
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
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
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
應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
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月應詔即

可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
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
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種古以寧守史籍變其孰羌獄上
書言訟冤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
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
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
爲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
事然范純仁有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使者政恐有差
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
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

不悅及考按連逮孰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
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文籍有異詞
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
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
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
悅未幾高平公復爲鄰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
事者意亦竟罷去繇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
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
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
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

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
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姦始終巧請至於
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平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
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
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
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
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
又相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
以舊聞并以嘗所感歎者爲序贈之

淮海集卷第三十九

淮海集卷第四十 哀挽

秦觀 少游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
親扶暘谷日車外班行尚想延和殿羽衛俄趨永厚陵
洛水嵩峯霄漢外百官西望涕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宮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
思齊千古遂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蒸嘗即治隆
欲敘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三十一

秦卷四十一

一

廿九

奕葉貂蟬後宗姻樂靜間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
像瞻揄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閱水不復更西還

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真內人歸贈盛挽者轉哀新鸞
詔初乾墨魚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蒼珉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
葛巾羽扇破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
詔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計西來上爲驚玉帳笑談成昨夢
錦囊書札見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鎧馬還歸細柳營

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下整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壖忽歎餘艤以柩旋八尺衣冠成繪事
百年風誼列幽鑄銘旌暮暗黃梅雨鄉路秋橫碧玉天
遙想葬期豪傑會高車連軫駐新阡

永壽縣君挽詞二首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初大椿宜更壽流水遽爲如鸞
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幽墟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群仙素
幔傷秋泛青缸慘夜船玉峰歸葬處木拱鴈連天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
盛德其俱外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
公兮以文章爲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鄮封
逮去邑而爲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
蹇跼而文鳴公旣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旣輕車
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
成章元氣舍而未泄兮洞芒芴而宵冥挽天河而一瀉
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
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輒遲而去速兮固前

修以跋蹇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
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謀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
垣典章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
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
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
之焉詣信百年不斯須兮道雷滅而焱逝天不憖遺一
老兮固搢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
路貫江而修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填膺而第鬱兮聊
自託於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真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又
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
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忒兮罹禍
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殂痛平素之
偕處兮忍此奄奄而整厝瀝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
捐軀佩珠玉以死真兮固衆女之所嗤曷卓越以不顧
兮棄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強有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反
心以內省兮豈或售乎人知嗟三晨之未浹兮遂俱遊
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並遊日黃昏而不見兮
虛室窳其無人惟哀風以歸來兮動素幔之襜襜何平

生之款密兮遽音聲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
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喻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觀以
增慟兮涕清血而洒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
既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可延忍錄錄以寓世
兮信烈者之所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厚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
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于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弊議折董宏非遷

謫生華髮騫騰上紫微又騎箕尾去朝野涕空揮
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仇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
品追褒峻千金賻恤優措紳終有恨王駿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舉西州士來為邦國華藝文尤雋雅雅術自名家正
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為為龍蛇
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門應有有義國史史可可無無書書
室懸蛛網遺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
追惟獻歲發春間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敵
魂兮應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祿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
案頭塵滿按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

錢穆夫人

相閔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
鳥悲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

邦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
動馳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
戚里薨耆舊哀榮世未如祿加三事哀奠致兩宮輿函
篋前衢隘歌鍾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卷之十

卷之十

五

五

孫莘老挽詞四首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疴反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遇
人生到此可忘言

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
奉常處處有房祠

月旦嘗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
盡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丘山可柰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在
慟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鬚毛班追述先儒伯仲間誰請尚書重給札
盡抄遺藁入名山

岵嶢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者
淚霑毫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別
陰風一夜攪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悽悽一生勤苦成何事
只得銘旌數尺題

滕達道挽詞

早歲峩冠侍冕旒白頭淹卹外諸侯篋中尚有東封草

三四五

秦卷四十一

六

列示

塞下曾無北顧憂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
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
夜山清話雨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劍懸

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潸然

自作挽詞

昔鮑昭陶潛自作哀挽其詞哀
讀予此章乃知前作之未哀也

嬰覺徒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素吏來驗我屍藤
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
不敢歸惴惴猶在茲音忝柱下史通藉黃金閨竒禍一
朝作飄零至於斯弱不未堪事返骨定何時脩途繚山

流雲免從聞維奈毒復奈毒毋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
鳥雲鳥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殞宮生茶蘇紙
錢掛空枝無人設薄莫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

挽歌辭

集卷第四十





